

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五
民國十七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
王 有 立 主 編

清人說薈

(一)

雷 瑑 輯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五
民國十七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
王 有 立 主 編

清人說薈 (二)

雷 璿 輯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華亭雷瑑輯

清人說薈

初集
二十種

掃葉山房印行

民國十七年七月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掃葉山房

清人說薈

初集總目

華亭雷瑑輯

說夢

曹家駒

吳逆取亡錄

蒼弇山樵

殛坤誌略

無名氏

守撫紀略

鍾峻

儒林瑣記

朱克敬

關隴輿中偶憶編

張祥河

日貫齋塗說

梁同書

乾嘉詩壇點將錄

舒位

圓明園詞序

徐樹鈞
王闓運

青
人
苑
目

楊葉山房石印

金陵紀事雜詠

吳家楨

都門紀變百詠

復僕氏
北廬氏

長安宮詞

胡延

清宮詞

九鍾主人

秦淮感舊集

蔣梗

蘭芷零香錄

蓬道人

潮嘉風月

俞蛟

張文襄幕府紀聞

漢濱讀易

提牢瑣記

濮文暹

八旂著述考

震鈞

光緒帝大婚糕奩單

叙

癸丑之春逆匪陷金陵吾松騷動城內外居民紛紛若鳥獸散予適與耕山火
子下榻曠怡草堂為主人作守望之助晝則掃地焚香夜則挑燈煮茗恬如也
主人因眷屬避跡鄉間頻往來其際坐是愈形其寂一日偶於翟樓翁案頭檢
得曹千里說夢一集互相翻帙覺鄉先達之興廢盛衰歷歷在人耳目予因顧
火子而嘆曰舉世皆夢中人也是書可以資考訂可以備勸懲苦世無刊本瑟
居多暇子又健於筆者盍抄諸以供披覽火子曰善於是畢半月之力繕寫成
候丐予數語弁其首畀主人什襲而藏之予故不揣樛昧序其緣起如是噫烽
烟屢警危如巢幕之鳥我輩淒焉若忘可謂達矣後之覽者必將謂若而人者
想從邯鄲道上來參透箇中消息者乎主人為誰蓋吳興沈子小蓮也
咸豐三年夏五月

昨非庵道人陳錦繡谷甫叙

說夢敘言

人生一夢也夜之所夢旦以告人曰此夢也惟人亦曰此夢也彼此皆知為夢而何以言之者娓娓聽之者津津也則此一刻之頃分明以夢緣為覺緣夫夢既可以為覺安見覺不可以為夢試從數年後追憶數年前事恍同一夢而況歲月遽流變故百出積之既久其為夢也不既多乎百年之內勞勞攘攘盡為夢所驅役而為啼為笑不免自主亦可哀矣余行年八十每燕居深念少時攻帖括困於公車不能博一官又承先人之業不能積粟帛廣田園徒為鄉閭小兒所嫺笑惟是天假之年偷生長視使得縱觀夫升沉榮瘁之變態舉所見修富貴容而煥赫耳目者莫不化為烟雲蕩為冷風而覺楚老儒猶得抵掌而談其遺事是若輩之夢境已盡而我之聽其告者猶流連而未去也夫既能聽之必能說之則何不以筆代舌使後人得寓目焉廣其舊聞乎間有可以備法戒者是亦後事之師也昔左邱明作傳羽翼春秋而論者譏其失之誣豈盲史不免耳食之過乎余則非目覩不敢述匪曰傳信或不至夢中說夢云爾

雲間蕭庵曹家駒千里氏撰

說夢一

雲間繭菴曹家駒千里氏著

楓嶺孫 芭澧有氏校

明代運漕法之變遷

明朝漕運其法五變而始定。當洪武開國。因元之舊。每歲海運糧七十萬石。專以餉邊。自永樂建都北平。百費仰之。於是海陸兼運。蓋陸之勞。不啻海之險也。至十三年。平江伯陳瑄開會通河。令江浙之米。盡運淮安交收。各撥官軍接運。至京。此為走運。永樂末年。從周文襄公名悅字仲如江西吉水人議。令民運於瓜州。兌與運軍衛所。出給通關付繳。此為兌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公名昭字伯明河南開議。罷瓜州兌運。令運軍竟至水次領兌。此為長運。而法遂不變矣。夫海運之艱險。此不必言。即自走運以迄長運。自永樂十三年至成化七年。共五十六年。小民生於其間者。儻嘗勞瘁中間。周文襄公亦僅移遠而就近耳。其於風波舟楫之苦。尚未脫也。滕公立法。疾痛一朝盡除。曾當百世尸祝。乃今人並不知有滕公何歟。

林逵種均種

於人以腐大裏稱土起種。口碑百世。夫稱土誠是異人作用。殊不知但能定上中下三鄉耳。至於田畝科則尚未講畫一之法也。蓋昔年之種。民間得以意為輕重。如某人有田若干畝。有粮若干石。及其欲售。人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種田不買。其人迫欲得銀。即書五升種以付之。迨一而再。再而三。田將去盡。存糧尚多。力不能支。因而逃亡。於是里甲公分其田。代償其稅。此絕田之名所由起也。神宗初年。張江陵名居正號泰岳官太師謚文忠當國。巡撫林公名潤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丙辰進士慨然起而欲均之。時徐文貞公名階字子升號存齋嘉靖癸未進士少師罷相。里居。田園最廣。皆五升種田也。殊不樂有此舉。林乃上書江陵。復札內有方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而有撓之者。則國法具在云云。林得此胆愈壯。文貞亦憚息而種始均矣。夫文貞自顧封殖罔恤民艱。較之蕭相為百姓請上林地得無愧於心歟。因怪此事。自高廟開國至穆廟。應年多矣。中間名臣輩出。何無一人究心。豈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乎。且今人但知有周文襄。將謂兩事一時做成。而不知林公為補天手。豈非大謬。

畢亨築松江海塘

余嘗登泰山其巔有廢址斷碑四五尺在蔓草中。搜視之。悉滅不可讀。叩寺僧
茫然不知。偶晤吳含文。名欽章崇禎己卯舉人因詢之曰。泰山為君家輸糧必能知其遺
事。含文曰。此畢撫臺生祠之基也。余曰。撫臺生祠何因在此。曰。當其築海塘。余
家上世有吳克平者。築塘一百四十餘里。撫公高其義。欲疏請授一官。力辭不
受。迺以此山并繞山河港。悉給牒歸之。以為娛老計。遂建祠以報之。今河已被
勢家奪去。唯荒山尚在。累我賠糧耳。余因曰。君既知畢公。能知其名乎。曰。不知
也。余曰。此公名亨。山東新城人成化己未進士為憲崇朝名臣。松江築塘當以此公為開山
祖。而君家上代即與其事。今君父子兩世宣力海疆。俱不愧雲初之勛。但松人
不知有畢公。可謂飲水而忘源矣。

余所誌止就有生以來所目見者言之耳。其往事藝不及也。但此三公造福
宏遠。而松人不能知。故特表而出之。

均糧發端於徐南湖

當世宗時。郡有名侍郎徐公南湖。

名宗魯字希曾性峭直不阿受知於世廟嘗嘉靖己丑進士

曰御史當以徐宗魯為法。每舟行。櫓口懸一牌。書云本職雖係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此巡按福建。持法嚴正。其下以蠶表置安息香中。煙觸其目。遂失明。告歸。與林樵公交素厚。林到松踵謁。長跪請教。公袖出一帙示之。題曰均糧拙議。樵公大悅。文貞聞之。召其子紹南太學生謂之曰。尊公老人。但當喫白米飯煮爛肉。如何好管閑事。曰均糧均糧。紹南大踴躍。歸以告公。公曰。恨我今病廢。若在官。即時疏請均。又何畏徐存齋哉。則此事發端。實在公矣。公之冢孫號北為余家內戚。幼嘗受業。故談之最悉。今人且不知有林樵公。又安知有徐南湖。

三大事原委

愛憎毀譽四字。即大聖賢亦不能脫過。況中材以下者乎。余性好多言。有知憎我者。衆間有一二嗜如膏。又未免過情。謂余作三大事。有造於桑梓。一曰白糧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收官兌。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余思無其實。而尸其名。恐犯造物之忌。謹備述之。如官收官兌。為按君臨謁廟時。余於明倫堂畧伸其說。既入院。進公呈。余首列其名。乃事成之後。奸旗訐訟不已。余覆危涉

險不憚櫻鋒。而其中苦心講求調和佈置。則莊武秋名微。明經。之力居多。微武秋

余亦孤掌難鳴矣。若均田均役。妻邑已有成規。華亭份而行之。余處強弩之末。

不能逐富人之後。間有諮訪。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何敢居以為功。惟白糧

官解。余一手作成。並無有起而佐之者。蓋白運至明季而困極矣。糧艘至臨清

以上輒有中涓來提催。擒糧長捷以巨梃。至不敢登舟。晝伏林園中。終日不得

食。庚辰之冬。凍阻德州。巡漕使者姓盧。名世。漕。下令起米登陸而圍之。華亭糧長龔

姓者。往陳不便。責三十棍。立斃河干。自此而人以性命為憂。以賠費作第二義

矣。巡撫黃公名希憲。字人。生江西。慨然起而議官解。檄下郡縣。咨使宜。余聞之。私念此

事一起。必以條議責余。顧事體重大。一有不妥。則罪歸議者。亟買一葉抵武林

逍遙湖上。將一月。度時屆開倉。此事決仍舊可作歸計矣。甫抵郡寓。李父母名

春號。戴陽。江西臨川人。崇禎丁丑進士。延請商確。不得已往見。方知此事之來歷。維時常鎮兵集

張太羹。名調鼎。福建順寧人。崇禎辛未進士。舊為華亭令。故撫檄中有該道久任江南。熟知利弊

等語。張訪之李令。李則求救於夏環公先生。名允。字葵仲。崇禎丁丑進士。先生謂此事非曹

生不能了。故敦促如此其力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胸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

十八名之費累委之協部。彼豈有點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贍給。正當東事孔亟。連餉日增。誰敢復開此口。輒轉躊躇。因詳聞蘇常白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惟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因萬曆十六年遇荒改折。躍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此者。因上其議。撫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定。而減銀增米。大是費手。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即以五十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賄作弊者。余不勝其憤。正值周按君名一。浙江人。蒞松。余訟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忞生。名明珩。字五玉。天啟壬戌進士。官御史。之僕與焉。因而發鼓其主。謂余私增糧米。馮乃慙。惠王念生。名履。字超之。萬曆丙辰進士。官太僕少卿。兩公昌言與余為難。舊規按君行事。畢諸紳公謁。是日馮手持公函告諸老曰。今日進院。必要講明。曾千里檀增糧額一事。許靈城先生。名譽。字公實。萬曆癸丑進士。都給事中。毅然曰。此事舊冬曾生曾問余可行否。余謂請復而非請加。有何不可行。今若此是我誤曾生矣。且凡所謂公書者。必推一大老秉筆。以其稿送各紳閱之。中有未妥

處不妨改竄然後謄真用圖記此體也未有寫就而硬押要用圖記者且請問此稿出何人之手馮曰乃管數人送稿不佞為之潤色許公曰管數人可作公書我許霞城斷不受奴才差使馮不覺色變旁有解之者曰此地方公事明日當請曾生於公所會議以定行止何必縉紳先生傷和氣哉乃索公書袖之蓋馮為南江公名思字子仁嘉靖丙戌進士大理寺丞之門下本姓趙馮乃主姓也故霞翁特刺其忌諱次日復作一啟致陳蓮石名亨福建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太公祖此書有刻本尤侃侃而夫船未從此頗復協部且踴躍從事矣方始事時合邑糧長趾錯於余戶及見馮作難一足不顧松人之薄大率如此霞翁事後絕不責報余亦不敢漬以私此外厚有所覺且以身試風波中由今思之殊為多事然三十年來所保全實多自謂薄有微功故誌之且以誌霞翁之高誼令後人無忘之也

雜差

當均田均役初行議雜差一事余曰今括甲廢奏塘長該年廢矣將來雜差勢必從圖甲均派余意宜將縉紳彙集另編一牌凡有雜差概不派及方為穩當莊武秋艷然曰彼富貴之家即歲捐幾十金何啻太倉一粟若小民則減其分

釐亦可楚困。何得異同。乃爾。旁有佐之者曰。兵工兩房。向以雜派為常。今得官甲亦在內。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余曰。君輩未嘗一考故事耳。昔年吾郡有布解北運。收兌收銀四大役。歷來止編民戶。不及官甲。由是奸民競為詭寄。以致官甲之田日增。民戶之田日減。巧者倖脫。拙者偏累。徐公檢吾各民武福建浦城人萬曆庚辰埧初任松司理。深知此弊。後撫吳。即上疏請定官戶優免之則。如文官一品。免田一萬畝。臺省詞林銓部。各免田四千畝。其免外之田。與民一體編役。此時常州科第最盛。乃上公函於撫公曰。凡通仕籍者。必革職然後與齊民一體當差。今我輩俱現任。官宜優免。安得從革職之例。撫公復書曰。所謂優免者。免其雜派差徭。如排門夫之類。從煙籠戶口起見。此即生員且復其身。況縉紳乎。今之所謂役者。乃朝廷之賦役也。況既有優免。而於免外僉役。是役其田。非役其人也。士大夫之說。乃紬而其法遂行。然則雜差之當免。前賢議之詳矣。而武秋堅執不可奪。後以開濬吳松江。明倫堂譁噪。余在鄉聞之。嘆曰。若蚤從余言。何至搶攘如此。且以賤妨貴。左氏謂為六逆之一。清平世界。何得兆此亂萌乎。近如海塘一役。關係非細。乃宵人造謔。表戶受辱。士大夫莫肯出一公言者。皆因立

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竊恐將來之貽禍地方有不可言者余老矣不敢復談天下事姑存其說以俟後之有識者

松江海塘

松郡東南逼海一日兩潮非塘莫禦元人既務北而不務南明初猶沿習故事塘遂湮廢然度其時潮之去塘尚遠故自洪武以迄景泰海溢不見書至天順成化間中禍特甚成化八年巡撫畢公亨銳意整理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長子孫皆其力也但海患遠徙莫測其端自青村而東北塘外皆有淤沙近者五六里稍遠則數里愈東愈廣交川沙界則有三四十里居民與海為鄰聚廬櫛比其蘆葦之利甚饒俱勢家踞之自青村而西南中間歷柘林滌缺抵金山衛此七十餘里間竟為海若之敵國矣歲歲吞蓄無有寧宇而禍劇於崇禎之癸酉是年秋滌缺橫涇盡處衝成患口內河外海合而為一方禹修公祖名禹貢字四長湖廣黃陂人天啟壬戌進士亟發帑金六百兩托侯揮使往築訖無成功繼以千金異余余乃創椿木竹笆圍皮之法以堵禦之其惠暫弭時滌缺為海舶輻輳之所關閘基幾百貨駁集方公祖不忍割而吸海建議做鹽官即海鹽法築石塘其集